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

### 第三回 賊殺賊來安先喪命 盜遇盜張大早傷身

反覆人心總似棋，勸君切莫佔便宜。魚因貪餌遭鉤係，鳥為蟲被網羈。利伏刀旁多遇殺，錢埋戈側定逢危。古人造字還垂誡，剖腹藏珠世不知，卻說到了二十八日，來安穿了一件半舊半破青衣，早起過來叫門。張小橋已是和他兒子張大計較已定。只見他穿著一件青烏舊布坐馬小衣，腳上兩隻麻鞋，笑嘻嘻的迎出來。先關上門，忙迎來安小屋裡去，拿出那匣子。可不是原封未動，白的是銀，黃的是金，照得滿屋明晃晃的。向來安道：「賢弟你看這些東西，可動你半毫麼？咱如今托妻寄子，你要做大事哩。」一面說著，把金子分作兩堆，都是十兩一錠的。每人包起十五錠，放在搭包貼身底下。這張小橋還說收拾的不好。他包作三小包，兩肩窩上帶了兩包，腿上帶了一包。各人背個黃包袱，也不敢帶刀棍，只扮做下文書的公差。各人囑付了渾家，也不吃飯，喜喜歡歡，上路去了。

走了兩日，天氣寒冷，路上吃兩杯燒酒又行。原來來安不知道這條路，是上小河口去的，不是大路。張小橋領著迤斜往西下去，十里多路，一望多是河泊，沒有人家。來安也有些害怕道：「咱不走錯了？我跟著老爺來接按院，不是這條路。」小橋說：「你不知這條小路，近二十里，又無人走，咱這身上帶著行李，敢走大路？如今响馬土賊甚多，這條路安穩些。」說不及話，只見前面林子密密層層，一個人探探頭又沒了。又行了半里路，到林子裡，只見張小橋坐在石頭上道：「我且歇息。」來安也坐了。

那時天色將落，沒人行走，只見林子裡鑽出一個人來，腰帶著刺心刀，手執著齊眉棍，望著來安腦門劈來，來安赤手空拳，大叫好賊。張小橋怕走了，早一手揪住。只見：棍當腦蓋，迸的血漿直流；刀刺心窩，絞的肝腸稀碎。一個踏著脖項，用黃土填塞咽喉；一個按著胸脯，使白刃先割首級。叫不應頭上青天，即是閻羅追命鬼，現放著腰間黃物，這才斷送負心奴。綠林深處隱屍骸，青草坡前流熱血。這才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借賊殺賊，鬼神之巧。張小橋怕有人認得，割下頭來，林子後使刀掘個凹坑，用土埋了，使塊石頭蓋著。然後拖了屍體，在深草裡剝下那條搭膊，將十五錠金子，給張大帶在腰間。不敢久留，離了小河口林子裡。父子商議，且不可回家，卻往那裡去好？張大笑道：「你老人家怎麼當差來，這一時就糊塗了。咱有這些行李，父子二人上了臨清，把金子賣了，才好做生意。難道來安會做買賣，咱父子二人倒不如個奴才麼？」

張小橋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有理。」就迤斜找上大路來，天已黃昏。歇了一夜，明日又走。可霎作怪，只見一陣旋風，隨他父子亂滾，一直往北去了。這是臨清河口地方，來往官員客商極多。原來是金兵搶過，路上行商稀少，有一伙土賊起來，搶了村坊，和一些大營的逃兵，做了響馬，約有二三百人，不時截路。

那張小橋父子正走，只見前面起了一陣旋風，刮的對面不相見。風過處，只見有二三十匹戰馬，馬上人盡裹紅巾，胡哨一聲，就有一枝箭射來。先射中了張大的左腿跌倒在地，到底是張小橋久走江湖，知是響馬，就連忙解下一包金子，放在路旁地下，使腳蹴起土蓋了。

早已人馬走到眼前，大聲叫道：「快丟行李，饒你狗命去罷。」二人跪在地上，說是公差，現有文書，並無財物。依著馬上大賊，就放過去了，步下的土賊，跟著百十桿槍，趕上來道：「這衣裳也是錢，即將兩人剝的赤條條，翻出兩大包，又一搭包，都是金子。忙稟知馬上賊看了，喜個不了。因問道：「你這金子是那裡的？」張小橋道：「是兗州太爺，差送與按院老爺乾升的。」眾賊聽了大喜道：「這等樂得受用。」叫聲得罪，一陣風去了。張小橋父子二人，嚇得呆了半晌。拔了箭赤手空拳走了幾步，又望馬去的遠了才躡回身，取出埋的一包五錠金子，輕輕的依舊係在腰裡。父子面面相覷，張小橋因說道：「好薄命呵。」張大道：「這五十兩金子，也還值四百多銀子。家內還有五百多銀子，這些首飾衣裳，也還有二千以外的財物，也夠咱爺兒們過了。這不成是咱自家的東西，且回家去商議，怎麼哄來安的老婆，才得無事。」兩人垂首喪氣，慢慢再回大路。

正是：小路截來大路拋，烏鴉肉遇鵬。

如今世路多如此，總替旁人先上腰。

卻說那夜吳月娘，因莊上被劫，不敢久住，又無親戚相投，正自悲哀，忽聞老馮說：「你老人家，還記得那觀音庵薛姑子麼？他在城裡，因與地藏庵王姑子告狀，因出城來，在這村東裡，又起了准提殿，好不興旺。如今善事未完，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，我還隨喜了一會。離這莊上不上五里路，咱今去尋他，且住這一宿。他是女僧家，你是個舊檀越，豈有不留的。就有些亂信，咱一個女道家，也好藏躲。」

月娘聽說點頭，玳安也說去的是。即時小玉抱著孝哥，老馮玳安領路。不一時，出莊行了五六里，早到庵門首，是一個小村，枕著流水，在大路旁邊，一帶深林進去，甚是幽僻。但見：清清佛舍，小小僧房，數株古柏當門，幾處喬松架屋。小橋流水繞柴扉，時聞香氣；野岸疏林飛水鷺，遙見揚。掩門月下，須防半夜老僧敲；補衲燈前，時共池邊雙宿鳥。

一行說話，早到庵前。只一個小哈巴狗兒，汪汪的咬進去了。庵門緊閉，眾人走的困乏，且在石坐歇。卻說薛姑子因那年為他寺裡引奸起畔，犯了人命，當官一斷，失了體面。城裡庵子住不下了，躲了些時，後來眾施主奶奶們，因這村裡有個舊准提庵，日久招不住人，來的和尚都不學好，就請薛姑子來住，安禪講經刻像做道場，引的鄉下一般邪教婦女們，來聽宣卷，都拜徒弟。不消一年，就蓋了三間方丈，三間韋馱殿，終日送油送米的，好不熱鬧。近因兵亂，躲了幾日回來，因此終日關門，同徒弟妙趣、妙鳳三時工課不缺。

那日聽得狗咬，忙叫妙趣開門出看，正見月娘人等坐在門前，原是認得，忙道：「快請奶奶進去。」好不慇懃。月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薩，妙趣敲的磬響，薛姑子忙整衣而出，只說是來的官客。一見月娘，不覺滿面堆下笑來。說：「我的奶奶這樣荒亂，你在那裡來？我就各處施主家，一個信也問不出來。」因看著孝哥道：「哥兒道成了，這幾年不到宅裡。玉姐成家幾時了？」即時燒水，請月娘沐浴了。又拿幾件布絹，替月娘換換底衣。不一時忙的妙趣、妙鳳做飯不迭。此時已午刻，先留在方丈吃茶。就是兩碟紅棗，兩碟柿餅，兩碟糕乾，兩盤爐餅，喜的孝哥取了棗子在手裡，只是吃，全不眠生。月娘笑道：「你還認得薛師父，改日舍在庵裡罷，也省得帶累我拖東曳西。」不一時，又拿上飯來，米飯油餅，又是一大碗椿菜油炒麵筋，加糖油碟豆腐皮，一碟筍，一碟鹽茄，四碟小菜，俱是時鮮蘿蔔、豆莢、香椿、椒之類，甚是齊整。吃完飯，苦茶漱了口。

那玳安、小玉、老馮都在廚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餅去。月娘見他這樣誠敬，也是窮途，容易見德，十分感激，心中轉痛切一番。飯罷天晚，薛姑子把自己禪房請月娘安歇。別有一間淨房，禪床、經卷、香爐，掛著一幅達摩渡江圖，是他的客坐，在此宣卷。同妙鳳炕上睡去不提。有詩一首，單表這患難相逢，人情冷暖光景。

蕪蕪麥飯君臣重，漂母憐憫國士生。若使德終無倦色，何人不感道旁情。

看官聽說，世上只有三樣人，極是勢利，以財為主，眼裡出火的。那三樣人，第一是妓女。那些人接官應客，朝三暮四，眉高眼低。若有勢利，才趨奉。手內無錢就改了樣子，隨你道怎麼情厚，即時變了臉，又迎新掙錢去了。第二樣是梨園小旦，他要那高車大馬，華屋盛筵，自然用心扮戲。如服事窮酸，饒你多給他戲資，到底不肯用心，還要嘲笑你。第三就是和尚尼姑，他們見錢如血，借道為名，進的寺門，先問了衙門。就看那車馬侍從，衣服整齊的，另有上樣茶食款待，說幾個大老相知禪宗的話套，日後打抽豐、上緣簿，纏個不了。這尼姑們，穿房入閣，或是替太太唸經、姑娘求兒，或公子寄名，串通寡婦。也有會魔鎮的，引奸傳情的，保債的，無般不為，以騙錢為主。比這和尚更是淫狡，即是不蓄髮的娼妓，唱佛曲的戲子，豈不可恨。

今日薛姑子恭敬月娘，也只說他舊是富豪，雖西門慶死去四年，還有家事。那知亂後家破，孤身被盜，一貧如洗，來投他庵裡安身，老鸛打牙，倒先扯了仙鶴一條腿，好好一個庵觀，添上一男女四口吃飯，一住了五七日。

見月娘不動身，就尋出個法兒來，使妙鳳探小玉口氣，說道：「這庵新造，沒有錢糧。如今才蓋三間殿，這韋馱還未貼金，接引佛檀香雕的才有了佛頭和手腳，中間身子一樣，白檀還得二百斤。才向揚州去買，又少安的佛心五臟，須要金銀珍珠琥珀八寶攢成，用五色絲線係在佛的肚內，才完工課。少也得三四百兩銀子，那裡化去。也等你家奶奶來，這等大檀越，才完的善事。孝哥長大了，也該舍些，替他老人家念個保命壽生經，隨他兵荒馬亂，自有伽藍保護，再不遭劫數的。」

小玉聽說，不合把月娘避亂出城，家中衣服物件，被人掘得一空。又有些金銀，前夜遭賊劫個罄盡，險些不把哥兒頭打破了，如今紮著銅子，還沒好，連被褥也沒一條哩。那妙鳳和薛姑子說了，才知道月娘是富室的貧婆，失家的寡婦，只有一日窮似一日的了，那有重新日子，也就禮貌漸疏，茶飯懶供，每日只著小玉，在大眾的鍋邊，盛些稀粥薄湯，只是一碗鹽菜豆腐。後來幾日，連餅也沒有了。薛姑子罵徒弟，罵火頭，又把小鍋揭去。小屋做飯，總不與月娘交言，把臉揚著，一個笑面也沒了。

月娘情知沒甚佈施，久住無光。那日天還未明，姑子們起來敲磬念佛，也是月娘素有善根，隨著念佛跪香，把一串胡珠，從衣底拆下，親到佛前拈香頂禮，就掛在准提菩薩右手指上，以助造佛之費。那薛姑子見月娘舍了一串胡珠，約值五百餘金。滿面陪笑，問訊了月娘，就請去吃齋。又比從前加倍豐盛，不消細說。一炷香消，即將珠子收在櫃裡去了。

月娘從此又得安身。將及一月，老馮家去了，玳安去訪吳大舅家信息，止有吳大妗和二舅，寄在遠村窮親戚家住，沒有衣服，出不得門。那時正近十月中元之期，先一日掛起來，做解厄道場。晚上放施食，請了鄰近幾個尼姑，堂上開經打法器。也有村裡送盆頭來的，拖男領女，忙亂到晚。月娘藏在屋裡，不好出來。

到了十五日黃昏時候，有三個女僧，一個胖大粗黑，約三十餘歲；一個面黃身細，四十多歲；一個不上二十五六歲，紫膛面皮，像新出家的，還是一隻小小腳兒，穿著僧鞋，挑著經單蒲團纏鉢，也來隨喜投宿。妙鳳認得，歡天喜地報與師父。先接衣鉢進去，兩下相見問訊了，就請在經房安歇，月娘也不知是那庵裡的女僧，不好問他。

是夜道場已畢，眾尼僧散去，止留下後來三位尼僧與薛姑子經堂裡宿。一住三日。只見那小姑子和那四十多歲的出來走動，那個黑粗太姑子，不見出頭，只在法炕上蒙著被，面壁朝裡而臥。說是有病，也不見他要湯水吃。

一日也合當有事，小玉日常在後院子毛廁上小便，那一日五更起來的早了些，見開了菜園門，一直走去。見有兩間盛柴炭的屋，緊閉著門。一個小小窗戶上土壤堆了半截，露出一個眼來。小玉正待在牆下撒尿，還沒有解下中衣，忽聽得屋裡搖的聲響，嚇了一跳。又聽得一片淫聲浪語，滿口亂哼，小玉忙忙起來，悄悄的向窗眼裡一瞧：原來在東牆下一張破禪椅上，薛姑子和那一個黑胖和尚，正幹那鬼子母大鬧黑龍宮一出好戲。恐怕裡邊看見，忙閃開竊聽，只聞見一個道，「狠心的賊禿驢，你因何這半年就不來看看老娘？我知道你有心上人，就忘了我了。你且說，那小姑子是你那裡弄來的。」那一個道：「我的娘，我那一時不想著你。好容易上的你這門，不知有多少睜眼的看哩。聽得你做道場，才尋出這個法兒來。這小姑子也是我的俗徒弟，相處久了。他丈夫遭亂，被兵殺了，才跟了我出家。那黃臉的是他師父，也是個知趣的。」說著，又響動起來。

小玉恐怕開門看見，兩步做了一步走開了。氣呼呼的到角門首，正見妙鳳念完了功課，也到後園裡來，撞個滿懷，問小玉道：「這早早的你起來做甚麼？」小玉道：「我小解去來。」就不言語，一直往後園裡去了。」小玉明知是去尋那個和尚，只推不知，躲在廚下看著他。又過一會，薛姑子方走來。只見那氣喘汗流，唇紅唾潤，腮邊添些春色，如酒醉相似。曾有禪房淫樂詩一首：莫道禪房非洞房，空空色色不相妨。散花正借摩登女，行雨來尋極樂方。脂粉旃檀同氣味，袈裟舞袖共郎當。傳經生個鳩摩什，同上西天拜法王。

卻說佛法，這比丘尼當日出家，釋迦佛再不許他受戒，也只因陰性多淫，恐污穢淨地，有壞佛法。今日這些尼僧造業，果然知法犯法。原來這和尚是南山戒壇上當家的大徒弟，久與薛姑子有奸。因他和王姑子告狀，究出姦情來，也牽連著，暗地裡使了些錢，這幾年不敢來了。因大亂後，聽見她做道場，趁鬧裡扮做尼姑，趕黑晚進寺來，同薛姑子法炕上睡了兩三夜。

那妙鳳二十五六的人，有些姿色，也有幾個熟人，礙著師父眼，不得遂心。他知道和尚是師父的漢子，空是唾涎，不敢上帳，一口一聲叫他老爺。今日早起，完了功課，想去分點殘湯吃吃。她就進門去，高聲叫師父，驚的薛姑子迎出屋來。大家明知道，故意放條路，說道：「你在園裡把那胡蘿蔔澆澆，拔出幾根來，小菜吃。我前頭去，你頂著園門，休走了水。」薛姑子整整衣裳去了。那妙鳳頂上園門，忙忙走進房來。那和尚見妙鳳生的紅馥馥，笑嘻嘻，久已有心。從此俱是三人同榻，不相迴避。

小玉坐在廚門首，單等妙鳳。足有兩個時辰，才出園來，把園門鎖上，蹇到廚邊來取水，淨了手。眉黃頰赤，十分爽快。各自去上灶不提。到了夜間，小玉和月娘悄悄細說一遍。月娘才知道這尼姑，是佛門中的色鬼，女流中的強盜。自己尋思，這和尚住久了，知我是個寡婦，和姑子們一氣，來算計我，又不敢聲揚，弄出事來，可不丟丑。想了一夜，不如早尋別路。

次早起來，要同玳安上城裡去看看，薛姑子不知其意，說道：「我的奶奶，這天漸漸冷了，到那裡去。這幾日佛事忙，是我待你不週了，你老人家計較起來。人常言道：熟不講禮。咱是一家，這樣去也使人笑話。月娘道：「那有這話。因他大妗子有信來，替他大舅出殯。我城裡去問問老馮，宅子裡破床墊的，胡亂換幾個錢來，好做冬衣穿。」

說畢，叫小玉抱著孝哥，帶了玳安，往外就走。薛姑子留不住，便說道：「既有事要去，過幾日我使妙鳳來接奶奶罷。」遂一面送出庵來，千恩萬謝作別，關上庵門去了。月娘上路入城，找尋吳大妗信息不提。未知此去何如？正是：孤身一似無巢燕，又繞空梁別處飛。